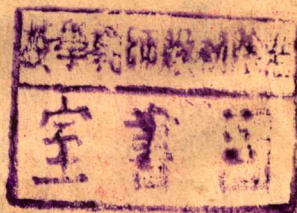


0061407

抗美援朝宣傳手冊增

類目	青年读物
總號	11
書號	243

駁資產階級的謬論



蘇南抗美援朝分會宣傳委員會編

蘇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罪證確鑿，鐵案如山	蘇南日報專論	(1)
駁斥資產階級從各方面所發出的荒謬言論	蘇南日報專論	(13)
資產階級向治淮工程猖狂進攻的罪行	劉寵光	(22)
資產階級陷害華東農民的罪惡事實	解放日報	(29)
讓普天下的母親們都來控訴吧		
• 記不法資本家毒害兒童生命的罪行	顧小嵐	(36)
編者的話		(40)



淮阴师院图书馆 730329

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罪證確鑿，鐵

案如山

從兩個月來蘇南各地黨、政、軍、民機關團體和財經企業部門展開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鬥爭中所揭露的大量材料來看，從最近個別城市在工商界中開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中所揭露的初步材料來看，三年來，資產階級猖狂地向國家工作人員、向國家財政經濟機關和企業部門、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向人民解放軍乃至遠在朝鮮前線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舉行了無孔不入和無所不用其極的兇惡的進攻。資產階級忘恩負義、喪天害理的無恥進攻，罪證確鑿，鐵案如山。

資產階級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後就用「糖衣炮彈」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了猖狂的進攻。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四個朋友之一，有它積極進步的一面。這是因為它長期受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因此，他們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參加過或同情過人民革命戰爭。在人民革命戰爭取得勝利以後，資產階級又通過他們的代表人物，承認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逐漸參加了人民中國的建設工作，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剝削階級，是一個不勞而食的階級，它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鋪張浪費、享樂至上的本質。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就要在經濟上謀取非法利潤，抗拒國營經濟的領導；要在政治上擴大它的影響，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這一點，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早就預見到了。當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國革命勝利快要到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在黨的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會上向全黨發出警告，提醒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攻擊。三年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就用了「糖衣砲彈」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行了猖狂的進攻。今天我們只有把資產階級這種反動的進攻壓下去，只有把資產階級這種醜惡的行爲和思想予以法律上的制裁和政治上的改造，才能保持工人階級隊伍的純潔和它的領導作用，才能使工人階級通過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改革和建設，進一步領導革命走向社會主義。

三年來，人民政府根據共同綱領，對資產階級作了各種必要的照顧，但資產階級忘恩負義以怨報德

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是合法存在的，取得正當利潤是完全被容許的，老老實實做一個正當的工商業者，是可以得到發展的。這不但明文規定在中國人民大憲章——共同綱領中，而且已爲解放三年來的許許多多鐵的事實所證明着的。在解放以後，國內市場大爲發展，人民政府會給工商界以一切必要的照顧，國家在加工訂貨中，就跟工商界做了很多買賣，給了不少利潤。國營企業除了對於國計民生關係極大的買賣，不能不由國家多做以外，還有很多買賣留給私營工商業者去做，沒錢給借錢，沒原料分配給原料，沒銷路，貨積壓着，政府就購買過來替他們扛着。工人和店員本着發展生

產、勞資兩利的精神，積極生產和經營，幫助解決困難。拿蘇州市來說，三年來蘇州市的工商業所以能够恢復發展，甚至有些行業的營業情況，還超過戰前水平，主要原因是人民政府和職工通過各種方式照顧和幫助工商業者解決了很多困難的結果。人民銀行蘇州支行僅在去年一年中，就給私營工商業者貸款一百六十六億元。沒有銷路的時候，政府就給他們找銷路。去年蘇州市各業在土特產交流大會中的成交，履行合同和協議的營業額就有一千七百六十多億元，基本上解決了原料來源和貨品滯銷的困難。僅在去年，國家給蘇州絲織業的加工訂貨，就佔它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蘇州市的工商業者在去年一年的營業中，獲得了很多利潤，比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的營業要好得多。我們再從無錫市私營協新毛織廠這一家來看，該廠在解放後，由於毛紡織品的銷路不好，又因資方不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因此陷入困難而不能自拔。到一九五〇年四月，該廠負債總數就有六億多元。人民政府爲了幫助私營工商業渡過困難，單人民銀行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九月前後貸款給該廠的總數就有十六億五千萬元。全廠職工在黨、工會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提高了覺悟，職員自動減薪，工人自願減工，團結資方，共同來克服困難。以後由人民政府接二連三的委託該廠加工訂貨，得以恢復與發展了生產。到一九五一年七月，該廠已還清了所欠的債款，而達到有盈餘和積累了。再拿鎮江市太成、信孚等五家紙號來說，解放初期，當他們在極度困難時，人民政府首先說服職工記薪存賬，主動減薪，一九五一年政府又給予大量貸款來大力扶植，因而得到很大發展，每月營業額比解放前平均要增加到一、二十倍以上。像這樣的事例，在蘇南各個城市到處都有。

照理來說，資產階級就應該規規矩矩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下，正正當當地經營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爲國家和人民盡一份力，這樣才無愧於人民民主革命的四個朋友中的一分子；可是，三年來的事實怎樣呢？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他們却不是這樣，他們並不願規規矩矩，正正當當地來從事經營，取得正當利潤，他們偏偏要行賄，要偷稅漏稅，要盜竊

國家資財，要偷工減料，要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來達到發財更發財、暴利加暴利的可恥目的。就是說，他們却忘恩負義、過河拆橋、以怨報德、偷天換日地向國家和人民舉行了無數的猖狂的進攻。

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兩個主要方法

——「拉過去」和「派進來」

三年來，在蘇南地區，資產階級從各方面向國家工作人員進攻，陷害革命幹部的事例是層出不窮的，其手段是卑鄙無恥、兇惡狠毒的。他們進攻國家工作人員一般是從請吃飯、洗澡、看戲，進而送錢、送筆，行賄，加上「美人計」，直到這些工作人員腐化墮落，完全受他們的支配爲止。他們進攻某一工作人員時，抱着很大的決心，如蘇州市大江南烟廠經理王敬如等，爲了向稅務工作人員進攻，他們還聯合開過專門會議，並且說：「只要功夫深，鐵杵可以磨成針。」不達目的，不肯罷休。又如常州專區的幹部有很多是蘇北人，常州的不法資本家們，曾派了好多人到蘇北去專門調查幹部的家庭情況，找尋進攻的道路，「人情」包圍，「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設置賄賂與毒害幹部的圈套和陷阱。又如鎮江市奸商蔡萬山，兩年多來經常向國營鹽業公司進攻，用「拉過去」的辦法，先後組織了八個盜竊集團，使該公司有十七個幹部被腐蝕了。不法資本家在勾引幹部墮落腐化時，除了用拜乾親、做媒人、軋餅頭以外，尤其卑鄙無恥的是拿自己的親女兒、親姊妹和自己的老婆來誘騙幹部。蘇州市營造業奸商丁瑞泰用金錢、美酒，還有自己的親妹子，腐蝕了該市建設局長何光啓，使何叛離了革命隊伍，而奸商們就利用何光啓來盜竊國家財富，僅南門大橋一項工程中，丁瑞泰即盜竊了國家財富一億數千萬元；該市建設局的不少工作人員，以後也都陸續墮入了貪污腐化的泥坑，成爲資產階級在國家機關中的「坐探」。而無錫市女奸商王漢貞則更無恥地「親自出馬」來腐蝕幹部。她爲了達到騙

取大量國家貸款的目的，便想盡辦法勾引人民銀行北塘辦事處主任馮勤功。爲了摸馮的「底」，她便四出打聽馮的情況，找馮的弱點。當她知道馮有痔瘡毛病時，她就燒了烏龜肉請馮吃。馮被她的假殷勤弄得昏頭昏腦，即墮入了她的圈套。同時，女奸商王漢貞又勾引了三里橋辦事處工作人員王斌祖，與他發生腐化關係，這樣，她把「迷魂陣」迷住了馮勤功、王斌祖等人以後，經王、馮之手騙取了「貸款」一百〇四億元，私放拆息，囤積居奇，僅在大元吉治坊內，她就囤積了六十五噸生鐵。此外，她又挪用有獎儲蓄存款十八億元，盜用稅務局寄庫現款共八億元之多。不法資本家們就這樣一步步地來陷害我們國家工作人員，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上了他們的鉤，貪污了，蛻化了，被資產階級「拉過去」了，成爲他們在國家機關和人民企業內部的代理人。這除了一大批舊人員很容易被他們「拉過去」以外，也有些原來是純潔的青年被他們陷害了，腐蝕了；甚至還有參加革命十幾年的老幹部，像蘇南土產公司經理王貴三，蘇州市建設局長何光啓，他們實際上都已做了資產階級的俘虜，不但放鬆了對私營工商業的領導，而且已直接在爲資產階級服務了。

資產階級向國家機關和人民企業進攻的另一種毒辣手段，那就是採取「派進來」的辦法。如無錫市不法商人張守成，解放後以軍屬身份先後混入無錫市合作米廠和合作社工作。他利用職權，介紹工作人員共達三十餘人。其中有三個是反革命分子（已逮捕），其餘大都是他投機倒把的助手。他和華昌鐵工廠等六、七個單位，組織了盜竊集團，有計劃地打入我國營企業中施展其盜竊的伎倆。像無錫市合作米廠、合作總社、烈軍工屬消費合作社、利用米廠以及部份絲廠，甚至連法庭等機關，都有他「打進去」的人，因此，凡是他派了人去的地方，那個地方就發生了嚴重的貪污盜竊案件。據初步統計，被張守成及其爪牙盜竊去的國家財富至少在十億到十五億元左右。又如無錫市奸商沈惠東，在解放後混入我人民銀行北塘辦事處任營業員，他利用國家銀行名義，私攬存款，從事拆放，人稱之爲「惠東公司」老闆。先後被他盜用的公款累達三百億元，並使七八十家不法商號，互相勾結，達到投機

囤積，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又如中國人民銀行鎮江支行的經濟內奸楊鼎實，是個留用人員，解放後混入該行，與奸商狼狽為奸，盜竊國家財富。在他任職營業部主任期間，以「扶助私營工商業，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名，在貸款方面，主張由奸商組織「銀行貸款押品監管委員會」，讓奸商們的「押品」由他們自己來「共同監管」。這些不法商人，就在這所謂「押品監管委員會」的掩護下，用種種卑鄙辦法，在一年多時間中，騙取國家貸款四百多億元。其中僅糧食業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底，就套用了貸款七十多億元。像這樣的事例，即資產階級分子或其忠實走狗，一旦鑽進到國家機關和人民企業內部以後，把這些機構變成為盜公肥私，投機牟利的工具，是難以列舉的。

資產階級「五毒」為害，使國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損失

資產階級採用「拉過去」和「派進來」的兩條主要方法，在國家機關和人民企業內部安置了一批經濟內奸，也就是現在各機關團體所反出來的一批貪污犯，他們走私漏稅，盜竊資財，偷工減料，以賤報貴，以壞報好，塗改單據，假造賬目，盜竊商情，假借公家名義和利用各種便利條件，來替資本家追逐非法利潤。

從偷稅漏稅方面來說：資產階級除了通過被他「拉過去」的貪污蛻化分子，進行大量的走私漏稅以外，並且採用許多花樣來達到它偷稅漏稅的可恥目的。諸如捏造假賬，開假發票，刻假圖章，暗中買賣，虛設字號，用實物發薪等等。據蘇南各個市不完全的統計，竟多至有二十餘種。又據無錫市木材業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的統計，單虛設字號一種，偷漏的營業稅、所得稅就有八十多億元。全蘇南在一九五一年被偷漏的稅款總數至少在一千五百億元以上。由此可見，在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下，國家收益所遭受的損失，是多麼巨大！

從資產階級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方面來說：如無錫市裕新、慎豐、祥昌等八家五金號，以裕

新經理李夢菊爲首組織了盜竊集團，以鐵冒充輕性鋼，以冷水管充水汀管，賣給蘇南電業局，牟取非法利潤達三倍至十倍。又如蘇州市在一天中就揭發出奸商以國貨充舶來品、或以劣貨充好貨的假商標達九十多種。而奸商們的偷工減料更是無恥透頂，僅舉一個小的建築爲例，無錫市營造業承包商潘仁大、許阿福等，在他們承包蘇南農民協會興建房屋工程中，竟胆敢將竹子代替鋼筋，鋼骨水泥變成了「竹骨水泥」。這幢房屋興建不到半年，由於偷工減料的結果，現已裂縫走樣。又如中亞營造廠奸商錢勳在承包蘇南榮譽軍人學校的修建工程中，全部工程總計五億七千萬餘元，可是奸商偷工減料，獲得非法利潤達二億多元，房屋修建後不到兩個月就搖搖欲墮不像樣子了。其他在大規模的建築工程中的偷工減料，對國家基本建設的危害，那就更嚴重了。

從資產階級的抗拒國營經濟領導，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方面來說：如無錫市奸商趙章吉，不但一貫投機倒把，破壞金融管理，而且還會在無錫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公然發出對抗國營經濟領導的謬論。又如鎮江市開祥記運輸公司資方丁海波，誘騙了中國糧食公司江陰辦事處的幹部李學和，在運糧工作中與國營運輸事業搶地盤，並有意識地製造藉口，打擊國營華東聯運公司。更有許多不法商人，通過他們安在國家機關和人民企業內部的坐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破壞金融物價，攫取非法利潤。如原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統計股長高一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當過僞人報經濟編輯，解放後混入國家銀行爲資產階級服務。據現有材料統計，先後偷竊了多次經濟情報給奸商，內容包括國家銀行的貸款政策，物價趨勢，金融情況等。甚至當政府破獲了地下錢莊時，高一生竟通風報信，使那些搗亂市場、破壞國家經濟法令的奸商逃掉。僅以一次洩漏經濟情報而言，高一生就使福澄公司無錫辦事處投機紗號獲得非法利潤三十件到五十件紗。其他可想而知。又如鎮江市營造業以同業公會主任趙如清爲首，組織集團，互相串通，賄賂幹部，刺探招標底價，大量詐騙國家財富。再如無錫市一部份不法商人，利用被他們的「糖衣砲彈」打敗了的蘇南土產公司經理王貴三，竊取國家經濟情報，有計劃

地破壞國營公司的貿易，使國家遭到無法計算的損失。

進攻的矛頭兇惡地指向工人階級

在解放以後，蘇南地區的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下，階級覺悟空前提高，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種種不法行爲，不但知道得最清楚，而且也最爲痛恨，因而資產階級就更加加緊向工人階級進攻。三年來，蘇南各城市不法資方壓迫學徒和店員工人的事件，不斷發生。如無錫市和泰絲廠在一九五一年兩個月內，燙打盆工事件竟達三百三十次。蘇州市新華絲廠的盆工楊金娣，因受資方的打罵而投河自殺。南匯縣裕豐棉布號學徒蔣達明檢舉資方閔照林逃稅竟被閔勒死。不法資方並以欺騙、恐嚇、威脅、收買等手段來阻止工人參加工會，破壞工會威信，腐蝕工會幹部，進一步加以控制。如蘇州市平江浴室老闆張樹柏不准工人參加工會，並威脅工人說：「你們要參加工會，就一定要找兩個保」，當工人找到保以後，則又誣衊工人歷史上有問題。蘇州市正大顏料號資方陶吉慶，爲了逃稅和逃避資金，就以請客送禮等方式拉攏工會幹部徐善文，並對工人說：「你們千萬不要對外講，你們有困難，我可以養活你們。」在重估資財時，他又拿出八千五百萬元來收買工人。常州市美豐布廠資方金勃孫，則指派自己的爪牙傅永洪（反革命分子，已逮捕）等九人，非法組織生產會，密訂「組織法」，公然和工會對抗。大奸商朱光華，在他開的新毅布廠中，用了三套手法來進攻工會：解放後不久，他暗中企圖組織黃色工會，這一套沒有玩成；工會組織起來了，他便派了自己的心腹職員打進工會去，想篡奪領導權；可是領導權又沒有奪到，這時，他就用第三套手法，卑鄙無恥地來拉攏、收買，在開勞資協商會議時，辦酒席、送戲票，來引誘工會幹部。更無恥的是松江明錫鐵工廠的老闆項志新，爲了腐蝕工會主席洪德林，他就要自己的女兒項華到工廠做事（鐵工廠根本用不着女工），乘機和洪談「戀愛」，結果使洪失去立場，爲資本家服務，完全脫離了工人。等到這個

失去立場不能爲工人服務的工會主席撤職以後，資本家的女兒任務完成了，又去勾引別的工人，而這個工會主席也就被資本家一脚踢開了。至於資產階級不執行「勞資兩利」政策的事例，那就更普遍。據初步統計，蘇南區各私營工廠企業，在一九五一年因忽視勞動保險，致使傷亡的工人有一千七百七十四人之多！對於資產階級這種胆大包天的猖狂進攻，我們工人階級還不應該給以堅決的反擊嗎？

資產階級的血手同時伸向了農民和小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進攻，同樣是非常猖狂的。就拿與廣大農民和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海塘工程來說吧，常州市木材業的一羣不法資本家，爲了攫取鉅額利潤，以維持其荒淫無恥的生活，竟喪心病狂地大肆破壞。如大奸商俞邁如夥同奸商李金林等，在與蘇南水利局成交的修建海塘木材中，俞摻混了六百五十兩受過重傷的壞木，李摻混了四百餘兩「上龍泉」劣質木和空灣木，同時，并瘋狂地抬高木價，僅他們兩人即竊取國家財富二億二千餘萬元。當農民最需要肥料的時候，奸商竟將每斤僅值六百元而且對農作物極端有害的石膏粉，摻入每斤價值二十元的肥田粉中，趁火打劫地大量騙取非法利潤。如常州市裕大油麻號在每百斤肥田粉當中至少要摻十斤、二十斤的石膏，一次就摻了十担石膏。農民是像愛護他們的生命樣來愛護他們的耕牛的，然而唯利是圖的奸商，却只顧賺錢，而毫不顧及農民的利益。根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僅常州市洽源昌、馬源鑫、王順興等三家宰坊，從解放時到一九五〇年年底爲止，即已宰殺了一千五百頭可耕的壯牛，足見其利慾薰心已達到何等程度！資產階級對廣大人民羣衆的進攻，同樣是十分狠毒的。首先是不法資本家偷工減料或是抬高物價的結果，就密切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再如無錫市新藥業中有些奸商，不顧人民的生命與健康，用各種方法製造和出售假藥，大量騙取人民財富。解放兩年多來，曾在無錫市出現過的假藥竟在五十七種以上。這些都是常用的藥品，從最起碼的幾百元一包的「仁丹」，到比較貴重的幾十萬元

一盒的補針都有。他們就這樣卑鄙無恥，來欺騙我們廣大人民。從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會用最大的力量來穩定物價，讓全國老百姓都能過安定的生活，也讓資產階級能夠進行正當的經營活動，但是他們却仍然欺詐投機，唯利是圖，嚴重危害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日常生活。資產階級這種向廣大人民羣衆進攻的無恥行爲，有誰還能容忍呢？

不能容忍奸商對人民志願軍放暗箭

更有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不法分子，他們對於在朝鮮前線、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也當作他們盜竊財富的對象。如無錫市協新毛織廠（即上述爲國家和職工扶助起來的）代志願軍的軍毯加工中，竟在國家所撥給的好羊毛中攪進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壞羊毛。又如鎮江市奸商張樹春，在某地爲志願軍包修一座後方醫院時，大量偷工減料，房屋修建後不到兩月，就已開始倒塌，壓死在這裏休養的志願軍休養員一人，壓傷六人。奸商們這種喪盡天良、毫無人性的行爲，直接幫助美帝國主義陷害了我們最可愛的人們，使英勇的志願軍同志不該殘廢的殘廢了，不該犧牲的犧牲了。奸商們簡直是吃人的野獸，是美帝國主義的幫兇，是陷害志願軍的兇手，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敵人。我們絲毫不能容忍他們在我們可愛的新中國的國土上橫行。

陰謀破壞「五反」運動，抗拒坦白

在這短短的三年中，蘇南地區的資產階級和全國各地的資產階級聯在一起，已經幹下了這許許多多的違法亂紀、禍國殃民的罪行，現在照理應當在毛主席所號召的「三反」和「五反」運動中，痛改前非，徹底坦白，將功贖罪，重新做人。然而資產階級中除有一部分人已經或正在坦白自己的罪行外，仍有不少奸商，直到如今不但沒有悔過自新的表示，而且還變本加厲地繼續向國家和人民進

攻，陰謀破壞「三反」和「五反」運動。他們進攻的方法，除掉過去用的那些老辦法外，還多了幾種新花樣：一種是「攻守同盟」。如常州市八仙酒坊資方帥志琴與貪污分子郎金綏訂攻守同盟時，叫郎只談小問題，堅決不談大問題，並說：「你要有『種』，我帥某是絕對有『種』的」；一種是欺騙輾化，企圖逃脫職工店員的檢舉。如有些不法資方藉口春節休假，故意讓職工店員提前回家，並告訴工人說：「明年遲一點來不要緊，工資照發。」有些資本家過去扣工資是無微不至的，現在却突然「開明」起來，想到要「勞資兩利」了，春節給工人發雙薪。如蘇州市天生齋肉店去年發十萬元和二十萬元年獎，今年增加到二十八萬元和六十萬元。又如蘇州市勤豐五金號加薪從二十一個折實單位增加到五十五個折實單位。再如無錫市徐鶴齡藥號老闆，對青工錢宗澤說：「你年紀還輕，以後日腳長呢，留些情面，我心裏總有數的」；再一種是誣蔑恐嚇。如常熟范天盛帽店學徒弓福林，因檢舉了資方范欽耕的不法行爲，被范用腳踢傷後，反含血噴人，說弓福林要買火油燒房屋。又如蘇州市杏林村號店員趙善湧檢舉了資方偷漏稅，資方竟用刀威脅他，甚至在粥內放「來沙而」要毒死他。更令人髮指的是，無錫市大盜竊犯華晉吉，竟以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來造謠恐嚇。與此同時，他竟胆大包天地在以他爲首的盜竊集團中，規定大家要把向政府的「坦白書」先交給他審查核對，「以免發生漏洞」，陰謀實行集體抗拒「五反」運動。還有些資方則以造謠、關店、解僱等來威脅。所有這些，其目的都是企圖分化工人階級的團結，削弱職工店員們的戰鬥意志，以便把他們自己犯法的罪行隱藏起來，逃避鬥爭，抗拒「五反」運動。

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

猖狂進攻

從上面所列舉的資產階級這一系列的不法行爲中，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它說明了當革命在全

國範圍內勝利以後，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不是緩和下去而是更加劇烈了。資產階級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腐朽本質，使它們變本加厲地抓住一切機會，採用一切手腕，從各方面來進攻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企圖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生命力和戰鬥意志，然後他們就可以從工人階級手裏篡奪領導權，來破壞我們經過長期艱苦鬥爭所得來的革命果實，進一步把我們國家的前途重新拖回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而不讓我們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我們工人階級必須和廣大愛國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劃清階級界限，提高革命警惕，積極反對和檢舉資產階級的一切不法行爲，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我們堅信：任憑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鬼計多端，花樣萬千，都是逃不掉人民的雪亮的眼睛的；我們有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強大無比的人民力量，我們有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確的領導，我們完全有理由、有把握把資產階級向國家和人民的猖狂進攻打退下去，迫使資產階級老老實實、服服貼貼地在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在共同綱領的範圍內，從事正當的經營，謀取合法的利潤，發揮其積極進步的一面，改革其腐朽反動的一面，把私人資本主義納入健康的正常發展的軌道中去。這樣，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才能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的前途也才能得到保障。

（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蘇南日報專論）

駁斥資產階級從各方面所發出的荒謬

言論

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攻嗎？

三年來，資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行了無孔不入和無所不用其極的猖狂進攻；然而，却有人企圖推翻這一鐵的事實。他們說：「資產階級既無軍隊，又無槍砲，根本談不上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攻。」這種論調，事實上是為資產階級的進攻作辯護的。資產階級，就其階級的發展道路來說，它所走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是和共同綱領的方向相違背的，是和工人階級的道路背道而馳的。所以，當資產階級在新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以後，他們就不願意再遵循共同綱領的方向前進，而想盡方法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向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人民志願軍、向國營經濟和人民團體舉行了猖狂的進攻。他們所採取的方法，不是「明槍」，而是「暗箭」；不是明目張胆的，而是鬼鬼祟祟的；他們這種隱蔽的卑鄙毒辣的進攻比起明刀明槍的進攻還要難防。資產階級一方面，任意對抗和破壞國家的政策法令，逃避資金，套用公款，私造假賬，偷漏國稅，偷工減料，竊取國家資財和經濟情報，以大量盜竊國家財富。另一方面，則採取「派進來」和「拉過去」的辦法，使國家經濟機關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如無錫市奸商陳守平，解放後，打進蘇南軍區前供給部，竊據蘇南公營聯合米廠經理職位，盜竊國家財富四億多元，并企圖有計劃地攪垮公營企業，前往蘇州、無為，私設米廠和電燈廠；使國家財富遭受嚴重損失的常州市稅務幹部集體貪

污案，就有二百九十多家不法商人參加了這種勾引幹部、營私舞弊的無恥的進攻；常州市不法工商業者，爲了達到腐蝕幹部，盜竊國家財富的目的，不惜耗費鉅資，有組織地前往蘇北了解幹部情況和他們的家庭生活情況；再如無錫市奸商張壽臣，他是張裕昌米號老闆，解放前還經營過布廠，開過萬利糖坊、大新毛巾廠、振豐酒坊，也做十十足的投機買賣，解放後混進半社會主義經濟的合作社組織、竊據烈軍工屬消費合作社、無錫市合作第一米廠、烈軍屬協會福利米廠經理之職，並把他張裕昌米號做過事的一批心腹人物安進來當營業主任等重要職務，由此而組織了盜竊集團，和其他奸商勾結，裏應外合，盜竊國家資財，盜竊經濟情報。這個集團使國家人民的損失難以統計，就只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竊得前建中公司大量拋出糧食壓平糧價的經濟情報後，他們一天中即拋出大米上萬石，攫取的非法利潤即達八億元。這種罪行何等卑鄙無恥，何等狠毒！這些事例，不勝枚舉。

資產階級的這種進攻，絕不是資產階級中個別分子的偶然行動，而是整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行動。這種進攻，是從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固有的特點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和動機就是爲了追求「利潤、利潤、再利潤」。就其階級本性來說，它具有剝削羣衆、不勞而食、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鋪張浪費、享樂至上的特點。資產階級的進攻，就正表現了其階級本性的自發的泛濫。如果不把資產階級的這種反動進攻壓下去，而任其自由泛濫，就不能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會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將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將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回復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經濟。這難道是中國人民所能容許的嗎？

對盜竊國家財富的盜竊犯應該講「和平」嗎？

人民是決不能容許資產階級這樣猖狂下去的，他們早已義憤填膺，因此，當毛主席一聲號令以後，他們就以雷霆萬鈞之勢行動起來了。於是，資產階級分子就大肆叫囂。他們說：「火力太猛了，

太刺激了，和平一點不好嗎？」他們又說：「今後的生意難做了。」請問：當你們肆無忌憚地盜竊國家財富時，你們想到過「和平」一點沒有？當你們胆大包天地破壞共同綱領時，你們想到過「和平」一點沒有？當你們傷天害理地陷害革命幹部時，你們想到過「和平」一點沒有？不法商人從來就是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本沒放在他們的心上。無錫市奸商李夢菊，爲了獲取暴利，竟將冷水用的黑鐵管漆過紅丹粉後，冒充水汀管賣給蘇南電業局，如果該局真的使用了這些假水汀管，將會使鍋爐發生爆炸，造成嚴重的損失，李犯又何嘗想到他的罪惡行爲將使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多麼嚴重的損失呢？常州市木材業奸商俞邁如等，以積存多年的爛木頭賣給華東船舶製造廠，製造解放軍渡海解放舟山羣島的船隻，暗害解放軍，攫取了二十億零六千五百萬元的非法利潤。蘇州市荒衣業奸商薛文棟等，在賣給政府和羣衆團體大批救濟災民的寒衣時，竟以破布、報紙作衣裏子，以灰塵垃圾和在棉花胎裏。奸商們惡毒地給災民做這樣的寒衣，不要說禦寒，根本就不能穿。這些奸商何嘗想到過一絲一毫的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他們想到的只是自己的貪慾如何滿足而已！當不法商人爲了一己私利，進行各種罪惡勾當時，既然不會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那末，在他們今天還沒有徹底坦白過去的罪惡行爲以前，他們有什麼權利要求政府和人民寬大即「和平」一點呢？今天政府在工商界中，大張旗鼓地開展「五反」運動，對於廣大人民包括那些守法的工商業者，他們不但不會感覺「太猛烈」、「太刺激」，相反的，他們倒會因能眼見那些不法分子按其情節輕重受到應得的懲處而鼓掌稱快；對於那些大量盜竊國家和人民財富的蟊賊來說，不是什麼「猛烈」或「刺激」的問題，對於他們，打擊得愈猛愈狠，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愈有保障。至於說「生意難做了」，這顯然是不法工商業者口裏講出來的話，守法的正當的工商業者不是這樣想法的。三年來，隨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私人經濟也有了相應的發展，資本家在解放三年中比在國民黨二十多年統治時期中，得到了更大更多的利益，今後只要能在共同綱領的範圍內，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隨着國